

马六甲巴淡芙露新村之成立与发展*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Bertam Ulu New Village in Melaka

汤美珍**

(Jenny TONG Mei Zhen)

摘要

英政府为了有效杜绝马来亚共产党，不仅颁布了紧急状态法令，更开展了毕利斯计划（The Briggs Plan）。这项计划之下，住在郊区的民众尤其是华裔被迫搬离家园，并在英政府指示的地区与来自不同地方、籍贯等的华人形成一个聚落，既如今的华人新村。

新村作为英政府为剿灭马来亚共产党所衍生出来的非自然历史产物，其于地方景观与人口结构及分布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新村历史向来鲜少获得关注，针对马六甲州华人新村的具体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职是之故，本文通过梳理巴淡芙露新村之形成，与其社会发展和生活面貌，尝试梳理出巴淡芙露新村的发展脉络，填补当地新村的地方研究空白。不仅如此，也尝试通过汇整巴淡芙露新村的整体发展，从中探究新村计划对于当地的影响。

关键词：马六甲、巴淡芙露、新村

Abstract

To effectively eradicate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not only enacted the Emergency Ordinance, but also launched the Briggs Plan. Under this plan, people living in the jungle fring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were forced to move out of their homes and were resettled with other fellow Chinese from different places and origins in an area designa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se settlements are now known today as New Villages (*Kampung Baru*).

As an unnatural historical product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eliminate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the impact of the New Villages on the local landscape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s even distribution is far-reaching. However, the history of the New Villages are often overlooked. On the other hand, specific studies on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elaka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iece together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Bertam Ulu New Village by comb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village, its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 本文经廖文辉老师的指导和意见提供，谨借此致以万分谢意。

** 汤美珍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荣誉）学士课程毕业生。电邮地址：02jennyyy@gmail.com

outlook on life to fill in the gap on local research on the New Villages. In addition, I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Bertam Ulu New Village to discover the impact of the Briggs Plan on the local area.

Keywords: Malacca, Bertam Ulu, New Village

一、绪论

新村之成立源于英政府为了有效杜绝马来亚共产党而展开的毕利斯计划（The Briggs Plan）。这项计划之下，住在郊区的民众尤其是华裔被迫搬离家园，并在英政府指示的地区，与来自不同地方、籍贯等的华人形成一个聚落。毕利斯计划从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的1948年一直持续至1960年，历经12年之久。紧急状态颁布初期，剿共的效果不佳。在英政府的检讨下，决定加强有关单位的协调与配合，并且委派森林作战专家毕利斯将军（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前来马来亚出任作战指挥官。在毕利斯计划下，受影响的人口达五十余万人，当中又以华人居多。

目前，马六甲共有三十个新村。然而针对马六甲州之研究，学者的重点皆寄放在红屋、三宝山、甲必丹等耳熟能详的课题方面。据观察，许多研究的展开皆着重于马六甲州的市中心，即市区方有学者研究之。然而，对于马六甲州华人新村的具体研究却相对阙如。新村作为英政府为剿灭马来亚共产党所衍生出来的非自然历史产物，其于地方景观与人口结构及分布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将以巴淡芙露新村作为重点的研究区域，探析新村计划对当地的影响，并为当地匮乏的华人地方研究增瓦添砖。

新村作为戒严时期的历史产物，Ho Hui Ling的*Darurat 1948-1960 Keadaan Sosial di Tanah Melayu*（Penerbitan Universiti Malaya, 2016）以新村村民生活、种族关系、教育和基础设施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有助于了解马来亚于该时期的大致情况。本文以新村为研究对象，Ray Nyce的*Chinese New Village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73）对了解新村之成立有重要的意义。尤其，作者在书中以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方式比照了不同村落于1950年至1960年间新村的生活面貌。

不仅如此，Tan Teng Phee的*Behind Barred Wired,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SIRD, 2019）尝试重建华人移民在铁丝网之后的社会面貌及人民对新村计划的反馈，探讨新村计划对于居民所产生的影响。

廖文辉和庄国民的〈试析马来西亚华巫亲善之事例——以马六甲马接新村为例〉（《八桂侨刊》，2016）作为学界为数不多针对马六甲华人新村的研究，其针对族群与华巫二者之间的宗教信仰使本文能在分析巴淡芙露新村之信仰的同时，参阅马六甲其他地区的新村的信仰情况。

目前，巴淡芙露新村尚未有学者涉足其中研究当地的华人地方史，所以笔者借鉴了其他学者针对华人地方志的研究。首先，廖文辉的《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新纪元学院，2013）。此书的研究对象为彭亨州的直凉，并通过大量的口述文献，乃至义

山记录簿等资料基本整理了直凉当地的方言群体与姓氏结构。作者对于此书的编排分成了“直凉华人史略”及“资料汇编”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整理直凉华人从移民至定居于此的百年历史图像；后者占据了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涵盖直凉的方方面面，其内容扎实且丰富。

另外，邱克威与蔡慧钊的《淙淙巴冬河：巴冬华人社会发展史》（麻属巴冬永春会馆，2019）。本书分为六篇，极为详尽的论述巴冬的历史、经济、社团、教育、庙宇和义山之六个部分。作者基本以民间历史文献为主，尤其是口述材料极为关键。更重要的是，将田野的资料加以制表、画图，并附上老照片论述巴冬的历史，详尽一切能掌握的材料，清楚展示村镇的发展历史。

马瑛和潘碧丝的〈马来西亚史里肯邦安(沙登)客家新村现状调查〉（《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20）对于以客家人为主的沙登新村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其中包含区域概况、房屋类型、社会组织、教育、信仰等。作者在文中探讨“城中村”从原有的籍贯认同逐渐走向族群认同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潘婉明的《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大将出版社，2004）乃是学界为数不多将两个新村一同进行比较的研究。作者选出了两个新村，即兵如港新村（Pasir Pinji）及丹那依淡新村（Tanah Hitam）作为研究区域，并对其进行了对比。作者在书中通过地方集体的回忆，探讨出马来西亚华人对于新村历史的“差异性”，以此打破“一个新村，一种华人”的刻板印象。

邹雁慧著《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文化景观的变迁：增江新村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8）以地理学角度，利用人口、组织、环境和技术深入探讨增江新村在不同时期的新村变化，尤其景观上的变迁。

另有何启才的〈从管制到自治：简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发展与现况〉（《马来亚大学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20）。作者在论文中先提及了华人新村历史的发展，并向读者叙述了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管理架构。其中，作者在第四章中提出的新村房屋地契问题、新村在“马来西亚五年计划”中的拨款问题，以及新村教育与人口的外流问题，值得关注。

本文利用文献搜集法，主要通过官方档案、报章及民间文献作为分析材料。针对官方档案，笔者从2022年10月至11月期间多次前往国家档案局马六甲分行，着重于搜集新村年度报表（*Annual Report*）、新村每月进度报告（*Monthly Progress Report*）、新村医疗记录（*Medical Services in New Village*），以及部分与新村土地、教育等相关的资料。2022年11月，笔者亦曾到访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总部）进行档案调阅。其中，成功寻获巴淡芙露新村早期的平面地图。

报章方面，笔者通过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电子资源搜索中英巫文报章，包括《南洋商报》、《星洲日报》、*The Straits Times*、*Berita Harian*等报章，从中发掘与巴淡芙露相关的新闻及文章。不仅如此，也通过本地报章，如：《星洲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等搜集有关巴淡芙露新村的新闻。前者的新闻报道有助于本文梳理新村成立之时的面貌，后者更多于辅助本文分析新村迈入千禧年之后的发展概括。百余条的报章提供了本研究对于新村发展、教育等多方面的资料补充。

口述资料是进行地方史研究的第一手重要资料。通过采访历经新村成立之时的耆老、学校董事会成员、庙会理事等，从中了解新村成立之时的面貌与其后的发展。笔者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多次对当地村民进行采访，其后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趋近具体的真实历史事件。

为了梳理巴淡芙露新村之形成，与其社会发展和生活面貌，本文尝试梳理出巴淡芙露新村从开埠至今的发展脉络。新村的成立对于巴淡芙露的华人社会发展必然是重要的历史标记，更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营”生活体验。新村当中的族群结构与村民房屋类型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成与村民如今的居住面貌。华人在新村成立之时，多数居民被迫与“陌生人”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紧密的关系。这时，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用以完善村民的日常生活。此外，宗教与信仰的重要性起到了凝聚村民的关键作用。

办学兴教，乃是华人族群中必不可少的。作为注重教育的华人群体，即便到新地方开枝散叶，也必定将教学发展下去。本节主要梳理巴淡芙露华小的历史脉络，从中梳理其对新村的影响。

华裔先贤当初从中国下南洋，在此开枝散叶。在英政府推动的政策下，华人对于新村之开埠有着重要的角色。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官方却极少记载华人先贤对于国家建设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基于此，华人地方史的资料整合与书写属于严重匮乏的状态。巴淡芙露新村以华人居民为主，本研究除了可以增加大众对于新村政策尤其华人社会的影响，更可以记录巴淡芙露新村华人在此地开埠，落地生根的贡献及历程。

虽然近年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新村的史料搜集，但全马有六百余个新村，加之亲身经历新村成立时期的耆老逐年递减，能够亲口向大众叙述真实情况的亲历者更是寥寥无几。新村的第二代村民对于新村历史仅剩零碎的儿时记忆，来到第三代的新生代村民更是几乎对新村之历史发展与演变毫无概念。故此，对于新村之研究迫在眉睫。

无论如何，本文仍存在许多可至臻之处，其中包括缺乏比较研究的框架。若要有效探究新村政策之落实情况，多个新村的调查及横向比较是必不可少的，方能窥视新村政策整体性的影响，同时探究新村政策因地制宜的变通性，真正掌握该政策的地方性实践及影响。然基于时间及能力因素，本文仅能专注于单一新村的研究及描述。横向的多样比较，还待学界及后进完善之。

二、新村之成立

新村是英政府为剿灭马来亚共产党所衍生出来的非自然历史产物。其起源于1948年初，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与英政府之间的斗争已达到了武力对抗的局面。当时藏身于森林内的马共为获得物资上的补给，将目标瞄准了居住在森林周边的华人垦民（squatters¹）。（林廷辉、宋婉莹 2002：5）于是，英政府在1948年6月18日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垦民所带来的问题，尤其在马共积极与乡

¹ 垦民，又称为垦耕者，是当时为躲避日军，移居到郊区开始辟地耕作的城镇居民。然而因Malay Reservation（马来人保留地制度）之原则，垦民当时所耕作的土地被视为“非法”。

区居民广泛建立起外援网络的情况下，更将这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华人编制入“人民运动”（简称“民运”）组织当中。（潘婉明 2004：26）

然而紧急状态法令之颁布并未能完全杜绝马共，其于1949年2月1日发表《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建立宣言》，正式建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alaya National Liberal Army, MNLA）武装部队（何启才 2016：87），使其在1950年的行动更有所升级，甚至威胁了英政府的地位。于是，英政府于1950年3月正式委派毕利斯将军前来马来亚出任作战指挥官。为有效断绝马共与外界的联系，毕利斯将军提出以他命名的“毕利斯计划”（The Briggs Plan），既将曾经自愿或被迫援助马共的垦民集中移殖（resettlement）到特定地点或范围，形成一个以华人聚集为主的管理模式。（KOMER 1972：18）巴淡芙露作为马共活跃区域，无法幸免于新村计划之落实。

1951年5月15日，Settlement War Executive Committee（殖民地作战执委会）在会议中批准了大约\$14,500作为开发巴淡芙露新村的土地经费。（Nom.Co.14/3/51, R.C.O.M. 02272,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Bertam Ulu Village*, 1951 May）1952年2月，Ag. Collector of Land Avenue 回应1951年会议，既最初\$13,000的估价已被批准，而具体的\$14,500的土地赔偿金将在当局分配后得到批准。（21 in LOM.1010/1951, R.C.O.M.02272,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Bertam Ulu Village*, 1952 February）然而直至1952年11月，殖民地作战执委会仅提供了\$12,900作为征收土地之款项。（No. (24) in LOM.1010/1951, R.C.O.M.02272,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Bertam Ulu Village*, 1952 November）不仅如此，英政府为了空出更大的空间给华人垦民集中居住，不得不向他人征收土地。（LOM.1010/1951, R.C.O.M.02271,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Bertam Ulu Village*, 1952 November）

巴淡芙露新村成立于1950年²（林廷辉、宋婉莹 2002：157），是一座距离马六甲中央12英里（约19公里）的华人新村。这座华人新村的马来文名字为Bertam Ulu，因此报章上的报道也将其直译为峇淡芙露、柏淡芙露、柏淡乌鲁、柏淡乌露与巴淡乌露等。虽然据《马来西亚中文地名手册》的音译，Bertam Ulu 应当写作“柏淡乌鲁新村”（苏伟妮 1999：17），然而当地人皆以“巴淡芙露”更为熟知，故本文全文遵从“在地角度”（local perspective），以巴淡芙露称之。

巴淡芙露名字之由来，与邻近的柏淡河（Sungai Bertam）息息相关。作为新村内的唯一一条河流，柏淡河对于该地取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巴淡芙露中的“巴淡”是“Bertam”的音译，而“芙露”则是“Ulu”的音译。“Ulu”源自于马来西亚语的“Hulu”，意思为河流的上游。（李荣双，2022）顾名思义，巴淡芙露的地理位置位于柏淡河的上游。

² 数名受访者在采访中明确指出新村成立之年份为1952年，但根据林廷辉和宋婉莹在《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修订版）中整理自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资料显示，政府在公报上公布巴淡芙露为新村的年份是1950年。考虑年代久远，受访者对新村之成立年份恐有误，故笔者以官方资料为准。



图1：巴淡芙露在马六甲中央县之位置 (Zh9567, 2020)

巴淡芙露一带在实施新村计划以前称为阿罗（Alor），是一片橡胶园区。因此，新村内的老一辈村民至今仍习惯将此地称为其旧称——阿罗；而新一代在村内成长的新生代则习惯于将新村称为巴淡芙露。在笔者访问在地的耆老后，基本一致认为是政府在行政划分上的决定使得巴淡芙露不再采用其旧称。针对此事，尚未在国家官方档案中发现任何得以佐证村民想法的相关史料。笔者猜测，年轻一代之所以更习惯于称此地为巴淡芙露，很大可能在于新村的唯一一所华文小学早在1953年便易名为巴淡芙露华文小学。（李文强 2022：1）（详情见第四节）

还未形成华人新村以前阿罗一带已有居民居住的踪迹，在英政府的政策下他们被迫搬离住处，集中搬迁至巴淡芙露新村。政府在与当地领袖的会议上宣布了毕利斯计划，当时负责与政府接洽的巴淡芙露领袖为罗氏³的峇峇人。（戴慈恩，2021）因他通晓英语，便于与政府沟通，将政府的政策传达于村民，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桥梁。

然而，当时的英政府并没有给予当地的居民确切关于搬迁的通告，所有信息皆十分模糊，村民仅是知道搬迁的范围是在当时居住地附近的橡胶园区。直到搬迁之际，村民们才知晓具体范围是从现今柏淡泊迈花园 (Taman Bertam Permai) 路口至巴淡芙露新村的警局范围，并获得了当时政府允诺的三十年居住地契。

³ 后来经过多份国家档案局的资料，加上与其他受访者再三商榷，基本确认此人为罗永昌。其虽是巴淡芙露新村的村民，但他在马六甲市区接受英文教育，所以与英政府的沟通事宜大部分由其接洽之。据口述资料，其早期居住在陶亚学校后面。

受访者指出，仍住在森林深处的居民强制搬迁至新村，否则政府将派遣军车将其财物进行搜刮。不仅如此，英政府更有可能以该居民为马共成员为由，而将其进行逮捕。问及英方给予居民多久的时间进行搬迁时，受访者表示记不清了，依稀记得在得到通知后，短时间内就得搬入新村。受访者补充道：“我的爸爸妈妈被怀疑跟马共有关系，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政府讲有，就把他们捉掉。很可怜啊！”（戴慈恩，2021）

巴淡芙露新村村民表示，并未听闻村内出现马共分子，但知晓当时大多马共都躲在马六甲林鲁的Bukit Hantu。该地距离巴淡芙露新村不过几英里远，所以多数村民都是到该地割胶。由于马共匿藏深山，所以割胶工友经常会在林鲁胶园“偶遇”马共，并被要求购买食物和日常用品。（汤发城，2021）受访者表示，大家都知道英政府不允许对马共成员提供援助，但当工友不给予马共援助时，工友的橡胶树将遭受破坏，减少收成。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和维持日常收入，不少村民仍会协助马共成员购买日常必需品。（戴慈恩，2021）

根据《新村每月进度报告》显示，马共在1952年8月仍然有少部分活跃于当地，有关当局也怀疑新村内的村民提供食粮给马共。（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2 August）华人事务官（Chinese Affairs Officers）的秘书于1956年4月19日抵达巴淡芙露新村，旨在帮助当地的村民申请马来亚登记，既21岁以上的民众自愿成为马来西亚公民。（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6 March）

三、新村之社会面貌

根据1947年马来亚人口普查，柏淡区的华裔人数为441人，男女分别是235人和206人。6至12岁的小孩共52人，男女分别是28人和24人。（C.A.M No11/1951, *Resettlement Areas*, 1947）巴淡芙露新村在1950年成立之时，首批村民人数为370人（林廷辉、宋婉莹 2002:157），1954年及1955年的人口统计仍然维持在370人。（INF.215/1955, *List of New Villages*, 1955）根据《新村每月进度报告》，巴淡芙露新村于1952年7月时有116户家庭（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2 July），而同年10月剩下112户家庭。（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2 November）1952年，一户家庭因健康因素搬离巴淡芙露新村，但由于有一户新家庭的搬入，所以新村的家庭数量维持在112户。（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2 November）

然而根据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资料显示，新村人口在1970年时剧增至1274人。虽然1995年，人口略微降至1250人（林廷辉、宋婉莹 2002: 157），但新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从三位数跃进四位数多有不寻常之处。唯一的解释是，巴淡芙露新村之人口调查在1970年以后，不再以“新村”为单位，而是以一整个泊淡区（Mukim）而进行统计。因为通过官方资料显示，马来西亚政府在2000年针对柏淡区所进行的人口普查，当时的人口为1278人。（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01: 246）因此1970年以后的数据更符合一个区的人口数，而非一个新村。

当时的英政府并没有给予当地人确切的搬迁时长，受访者皆表示印象中短时间内必须搬入新村。（是否有人坚持不搬走？）受访者回答道：“不可以的，在当时是犯法的。”（汤发城，2021）“仍住在森林深处的居民强制搬迁至新村，不然政府派军人把你家的东西丢到完。”（戴慈恩，2021）

当居民被英政府强制搬迁至新村后，可自由从政府规划的新村范围内任意选择自己所要的地点。“我们本来不是住上边的，一开始跟英国人讲要下面这边。但是隔壁家跟他对面家不合，他就跟我们换。”（汤发城，2021）由此可见，新村成立初期的房屋仍然属于村民可自由交换的情况。新村的土地是以“lot”为单位，使村民的住宅开始从原本散户型住户转变成整齐划一的规划型住宅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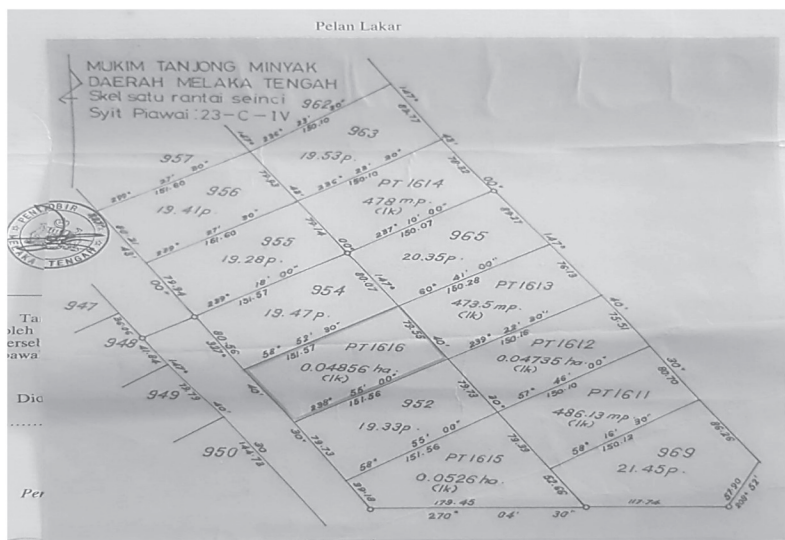


图3：新村屋地规划与分配

资料来源：汤发城提供

新村成立之时，英政府仅提供了土地及部分建筑材料供村民建筑新家园。然而，有的村民却不敢使用政府提供的材料。“英国政府有提供一些建筑材料，但当时不知道是免费给我们的，怕之后还要给政府钱。所以我们有些人不敢拿，宁愿自己跑去马六甲（市中心）买回来自己随便搭亚答屋。”（郑佛贤，2021）在毕利斯计划下成立的马华公会，为照顾新村村民之生活，也曾提供免费建筑材料。（李荣双，2022）不仅如此，马华公会曾在1975年5月向政府要求拓宽新村之范围，以便村民能够建立住宅。

（C.A.M. NO.69/1952, *Commit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illage*, 1975 May）

时至今日，巴淡芙露新村的屋地格局仍保持着英殖民时期的政府规划，最大的改变体现在村民的房屋类型上。表1显示2022年，巴淡芙露新村的房屋类型统计：

表1：巴淡芙露新村的房屋类型统计

村屋类型	数量	村屋居住情况		
		村民自住	出租	空置
纯木板屋（单层）		5		
纯木板屋（双层）				1
半砖屋（单层）		31		
半砖屋（双层）		2		
全砖屋/70%砖造（单层）		36	1	1
全砖屋/70%砖造（双层）		6		
有地无屋	3			
合计	3	80	1	2
总房屋数				86

* 此表乃笔者亲自走访当地获取之数据。

新村最早的第一代房屋是纯木板屋，由木板及亚答叶组成。（马瑛、潘碧丝 2020：12）后来，屋顶锌片逐渐顶替了亚答叶。目前，在巴淡芙露新村仍有5间单层的纯木板屋及1间双层纯木板屋。新村内唯一的双层纯木板屋属于空置状态，原屋主在大约10年前已搬离该地。而其中一间单层的纯木板屋因年久失修，多个地方已被白蚁蛀蚀，屋顶漏水，却无力维修，因而在2020年寻求马华公会的帮助。（《星洲网》，2020）据口述资料，家庭较为富裕的居民早在1960年开始翻建屋子，但在当时仍是少数。直至2000年，方陆续有人开始翻建屋子。（郑佛贤，2021）

第二代房屋是半砖屋，既房屋下面三尺砖，上半部仍是木板屋，抑或是外形砖，内在木板屋，形成半砖半板的房屋结构。目前，半砖屋在巴淡芙露新村内共有33间，其中包括31间单层和2间双层屋子。第三代房屋开始出现全砖、瓦片屋顶，有者更是两层结构。目前，全砖和70%砖造屋占新村的最大比例，共44间，其中6间砖造屋更出现两层结构。另外，有地无屋的情况也有三例。

四、新村之生活面貌

巴淡芙露新村初建之时，并没有水电供应。李荣双回忆道：“小时候在家时，就是点火水，那种煤油灯啊，或则是大光灯。”直至1960年，政府开始在新村设置起电灯柱。（《南洋商报》1960：12）虽然缺乏电源，但村内居民的水源却不需发愁，这是因为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水井。当然，由于村内居民也不乏有亲戚关系，有者也会共同出资挖掘水井，共用水资源。当时，村内蒋进来家族便是协助村民挖掘水井的。（李荣双，2022）

尽管水源不愁，新村的居民仍是过着“半开放半管制”的生活。新村四周围绕着高达八尺的铁丝网⁴，从现今的柏淡泊迈花园，直到新村内的警局，并围绕包括柏淡河在内的区域，达到英政府所要求的集中管理。1952年，仍有巡警于凌晨2时至6时在铁

⁴ 铁丝网的尺码据受访者们目测的高度。

丝网周围进行巡逻。(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July) 直至1955年11月14日, 围绕新村多年的铁丝网全数被拆除。(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5 November)

戒严时期, 新村的出入口设有两道闸门, 位于如今的柏淡泊迈花园入口, 以及新村内警察局的入口处。与此同时, 两道闸门旁还设有瞭望台, 帮助自卫团(Home Guard)及特种警察(Special Constable)⁵及时视察村内的情况, 防范马共的突袭。

(Mohd Razali 2017: 37) 不仅如此, 特种警察和自卫团皆会轮流在晚上进行巡逻, 只为了阻止村民与马共成员之间产生联系。(戴慈恩, 2021) 当时, 自卫团和特种警察共同驻守在闸门。

自卫团由当地人组成, 大多都是居住在新村附近的居民。自卫团除了可以减轻军警的压力外, 也可以加强村民保家卫国的向心力, 培养村民对“重置区”的认同, 继而远离马共影响。(何启才 2020: 50) 1952年7月, 自卫团人数达122人。(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July) 12月时, 自卫团有145人, 并且在每个傍晚进行基础训练。(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December) 1953年1月, 自卫团人数为142名村民。(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3 January)

自卫团由巴淡芙露新村一位名叫Beng Wee⁶(音译)的村民进行训练(李荣双, 2022), 而特种警察则是由英政府委派, 类似警察的角色。由于当时的巴淡芙露新村属于马共出没频率较高的“黑区”(Black area), 所以当地实施宵禁与戒严。当时的戒严属于“闸内戒严”(gate curfew)⁷, 既唯有上午6时至下午6时是闸门开放的时间, 村民在其余时间必须回到村内。基于当时的村民大多以割胶为生, 太阳升起后, 便会回到新村, 所以对村民的日常生活并未带来巨大的影响。

受访者表示, 村民本身也惧于马共的威胁, 因此村民们都会在下午六时以前便从工作地点返回村子。(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3 January) “基本上没有人敢于违规, 因为巡查非常严, 所以只可以遵守英方定下的法律。”由此可见, 马共与英政府的斗争使百姓成为两股势力中的“夹心人”(潘婉明 2004: 142), 既害怕英方的严厉执法, 也恐惧与马共的胡乱侵害。

鉴于新村只有两道闸门, 即两个出入口, 因此出入新村的村民必须随身携带护照或身份证(亦称为登记或Identity Card, IC), 让特种警察确认身份方给予出入新村。注册身份证的计划是为了高效地将叛乱份子从新村人口中轻易辨别出。(KOMER 1972: 35) 在出入新村之时, 村民们须被特种警察检查随身之物, 确认身上的食粮不多于一人食用的分量, 反之便会被怀疑与马共有联系。“不一定有搜身, 除非他suspect(怀疑)你是共产党。但是一定会检查随身物品, 我们出去也要带着passport(护照)和IC(身

⁵ 除了自卫队, 英殖民政府亦特别成立了特种警察(Special Constabulary)、丛林部队(Police Jungle Squad)、野战部队(Police Field Force)以及辅警(Auxiliary Police)。

⁶ 根据R.W.KOMER在其*The Malayan Emergency in Retrospect: Organization of A Successful Counterinsurgency Effort*所载, 每个新村皆会拥有“Chinese Special Branch Sergeant”。

⁷ 戒严分为“闸内戒严”(gate curfew)及“屋内戒严”(house curfew)两种。前者属于村民在宵禁时间虽不能离开村子, 但却能在新村内自由活动; 而后者属于村民在宵禁时间不得踏出家门半步, 多数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当局开始怀疑村内居民援助马共分子。

份证)。”(戴慈恩, 2021) 特种警察也会每两个小时巡逻铁丝网周围。(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December)

“那时候, 我们几‘冤枉’⁸啊! 带出去白开水都要给他AC⁹检查。他们很geli(恶心)的, 把手指放进去水里面, 因为怕你带汽油给共产党。”特种警察检查出入的村民时不免将手指伸入瓶子内, 此举引得村民心生不满, 因特种警察此行为多有不卫生。但村民明白英政府担心马共的威胁, 为此村民与特种警察并未有任何过激行为或冲突的发生。(郑佛贤, 2021)

1952年初, 新上任的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邓普勒将军(General Sir Gerald Templer)在一次演讲中宣布将给予新村“迁后照顾”(after-care), 既提供学校、民众会堂、道路、公共卫生与健康服务等。(KOMER 1972: 54)最初是由欧洲人担任助理移民官(Assistant Resettlement Officer), 以确保新村得到政府充足的“迁后照顾”。后来, ARO的职位逐渐由居住在新村内受过特殊训练的年轻华人任职, 并作为政府的联络人。(KOMER 1972: 55)

早期, 新村生活并没太多的娱乐活动, 最大的娱乐便是政府每月一至两次在草场播放电影。(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July)虽然新闻部播放电影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政府宣传及传达资讯, 但村民在听到广播当日有电影时, 都会到草场围观。“政府就是要我们听他打广告嘛! 看戏到一半, 他就会stop, 给你广告一下, 听他讲话。”(李荣双, 2022)

1952年12月, 约300人到草场一同观赏电影“The Three Stooges”。由于新闻部播放的影片多次重复, 引起村民的不满。(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December) 1953年1月, 新闻部播放“Communist in China”, 观影人数多达350人, 《新村每月进度报告》记录当时所播放的画面乃是彼时最好的一个, 所以村民要求类似的影片在未来能有更多。(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3 January)

巴淡芙露新村符合一般新村在成立之时拥有的基本设备, 如: 警察局、诊疗所、小学、民众会堂、篮球场或足球场和神庙。(林廷辉、宋婉莹 2002: 13)根据笔者走访当地, 受访者皆表示警察局和诊疗所是在新村成立之后建立的。作为新村必备的治安单位, 新村的警局位于村末的位置, 与村内的诊疗所相邻。“有新村的时候, 才有诊所和警局, 但当时的规模并没有那么大。”(郑佛贤, 2021)新村在当时备有流动医疗车(mobile clinic)供村民求医。1952年, 政府医疗部门和红十字会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都会到访新村。(R.C.O.M. 00052, *Medical Services in New Village*, 1952 October) 1961年6月, 马六甲州首席部长宣布将在巴淡芙露设立诊所。(Berita Harian 1961: 7)且早在同年5月份, 政府已公开向建筑商公开招标建立诊所。(The Straits Times 1961: 17)

早期, 新村的道路皆是红泥路。于是, 身为马华公会主席的戴进和秘书李荣双曾致函Menteri Penyelaras Kampung-Kampung Baru(新村统筹部长)以将新村铺成更便于交

⁸ 这里的“冤枉”为客家语的yan¹ vong³, 用以感叹“哎! 我的天啊”, 代表遇到不如意之事, 深陷苦难。

⁹ 特种警察“Special Constable”的简称为“SC”, 但由于一般华裔无法准确地发出“S”的读音, 故都会读成“AC”。

通的柏油路。（C.A.M. NO. 69/1952, *Commit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illage*, 1975 May）巴淡芙露在早期乃是马六甲其他地区到马吉丹娜的主要通道（*The Straits Times* 1963: 15），因此道路十分繁忙。2016年隶属交通及资讯中心的“社会革新基金拨款与兴建”拨出RM25,000,000在全国落实70项计划，而巴淡芙露的创意修路计划也在其中。（《中国报》，2016）

除了有英政府提供的警局和诊疗所，巴淡芙露新村也成立了“新村发展暨治安委员会”以协助村民与政府沟通。不仅如此，在英方的aftercare政策下，满足村民活动场所的民众会堂也随之建立。为响应杜绝马共之运动，马来亚民众图书馆也在巴淡芙露新村成立。此外，慈善福利组和万福庙是由当地村民自愿发起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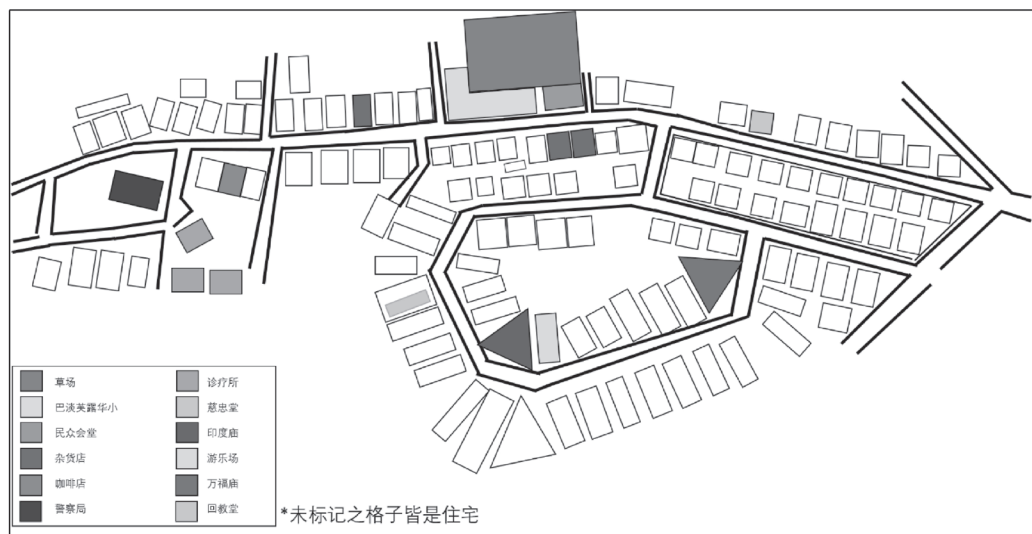


图4：巴淡芙露新村建设之简易图

（一）新村发展暨治安委员会

新村成立之时，“新村发展暨治安委员会”（Jawatankuasa Kemajuan dan Keselamatan Kampung, JKKK）也随之组织起来。JKKK之成立是为了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向政府传达民声的问题。据了解，当时的成员大约有15位，村委会主席为村长。由于马华公会是在新村政策下崛起，帮助村民适应新村生活的组织，因此大多新村村长皆由马华支会主席所担任。早期JKKK的代表有戴进、李荣双、丘禄、蒋谭兴、李荣光、彭亚招、李祥云、黄家然、戴良谦、李亚九、蔡界、卢亚高、郑佛贤、林壁钦和许德来，共15位。

(B)

Salun-Galun untuk Jawatankuasa Kerajaan Kampung-Kampung Baru

Kampung Baru: 巴淡芙蓉 Daerah: Malaka Tengah Negeri: Malaya

Nama (Inggeris)	(Cina)	Umur	No. Kad Pengenalan	Pekerjaan	Alamat
1. Tai Chin	戴進	75	0194092	-	43, Bertam Ulu, Malaka.
2. Lee Yuen Guan	李榮光	32	0050465	Guru besar	123, - sama -
3. Kiew Lok	梁榮	42	0192493	Duruk	94, - sama -
4. Tiong Tan Hin	譚榮	29	2809139	- sama -	46, - sama -
5. Lee Yung Koon	李榮光	29	0050473	Kerani	60, - sama -
6. Pang Ahnam	彭亞南	39	0167594	Duruk	1, - sama -
7. Lee Kye G	李祥	35	0194063	Duruk	47, - sama -
8. Ng Yoh Jan	黃家然	42	4130803	Panduan	55, - sama -
9. Tai Yuen Nam	戴良謙	35	0192500	Panduan	19, - sama -
10. Lee Ah Koo	李亞高	20	0195232	Duruk	116, - sama -
11. Tai Tai	李壁欽	57	2779345	Duruk	75, - sama -
12. Lee Ah Eow	李亞九	27	007611	Pemarah tanah	53, - sama -
13. Poh Pook Min	郭伯賢	20	0195005	- sama -	104, - sama -
14. Min Poh Ma	林璧欽	20	0072102	Panduan	50, - sama -
15. Poh Teoh Tai	郭德來	31	0197179	Duruk	55, - sama -

图5: JKKK的代表

资料来源: 国家档案局马六甲分行

1977年, JKKK会议记录显示该会主席为李荣双, 秘书为李荣光。其余出席委员有丘禄、戴进、彭亚招、戴良谦、郑佛贤、卢亚高、许德来、林壁钦、黄家然、蔡界, 缺席者为李祥云、蒋谭兴和李亚九。(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7 December) 会议内容包含有关当局将为民众会堂的周围区域提供30罗里的红泥土, 据悉马六甲中央县市政府欲将该地打造成夜市。此外, 会议中也透露新村lot 864至876 (现巴淡芙蓉露华小左起第一至十三间的家) 前面的18” x 24” 长10链的水泥沟的建造因缺乏\$1,000的资金, 因此无法进行。(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7 December) 同年, 马六甲中央县市政府已在新村道路旁安装3盏路灯, 分别在BV 2、10和39的灯柱。不仅如此, 相关单位也在游乐场安装了2盏路灯供照明。(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7 December)

1978年, 村委会主席李荣双向房屋及乡村发展部官员YB Datuk Michael Chen申请巴淡芙蓉新村建设之拨款。其中包括建造一条18” x 24” 长24链的水泥沟、维修及扩张新村民众会堂及在新村内的篮球场、游乐场和羽毛球场安装灯火, 所需拨款为各项\$5,000。此外, 申请\$2,000作为民众会堂抽水马桶和水龙头的费用和\$1,500作为万福庙的抽水马桶之费用。(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April) 1978年6月, 政府仅批准了两项申请, 既民众会堂抽水马桶和水龙头的\$2,000与篮球场、游乐场和羽毛球场灯火安装费\$5,000。(41)KB/M/14,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June) 1978年8月18日, 政府再次来函表示该两项拨款将在1979年才开始发放。(9)KB/M/45,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August)

（二）民众会堂

巴淡芙露新村的民众会堂位于巴淡芙露华小的隔壁，其作用为凝聚村民和周边地区居民。新村的民众会堂共两栋建筑物，早期作为村委会（village committee）开会之地点。村民若要举行任何活动，民众会堂亦可成为村民们的活动场所。1956年，Che Hj. Aman bin Bodot曾向村委会申请在民众会堂经营咖啡店的营业执照。（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6 March）

李荣双于1970年代在巴淡芙露华小掌校期间，因教室数量不足以应付暴增的学生人数，因此曾短暂借用民众会堂为学生的上课地点。1975年，马华公会巴淡芙露支会主席戴进和秘书李荣双曾在1975年5月17日向政府部门申请维修民众会堂，并提供家私，共计\$2,000。（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5 May）

然而，如今的华人新村民众会堂逐渐褪去其原本的角色。近数十年，民众会堂成了友族宗教课之场所。原本民众会堂的使用权及管理在华人新村领袖管辖之下，但由于后来的村委会很少举办活动，导致巫统及一些地方上的回教组织开始向新村租借民众会堂作为宗教学校的课室。之后，对方要求翻新旧建筑物，导致原本的“巴淡芙露民众会堂”之招牌在翻新后完全消失了。翻新之后，民众会堂由乡村发展委员会进行接管。

民众会堂自从租借予宗教学校后，导致新村领袖开会场所无固定，或甚至需要向他人申请民众会堂之使用权。华人新村村民对于民众会堂的行使权受侵蚀，倍感愤怒！“以前是他们跟我们申请（使用权），现在反而是我们要低头跟他们申请啊！”（李荣双，2022）

2017年10月，《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拨款6500万令吉作为华人新村发展之用途。时任巴淡芙露新村村长戴佛淞表示新村内基本设施趋近完善，遗憾的是没有属于村民的民众会堂或活动中心。因此他将代表村委会呈上计划书，以惠及村民。（《中国报》，2017）

（三）民众图书馆

1955年，马来亚联合邦取得自治，独立建国的目标更为明确。为了杜绝民众接触左翼书刊，联合邦政府开始通过设立民众图书馆，为“推行星马民众教育”“负起传播文化的任务”。（庄华兴，2019）民众图书馆之设立，取决于地理位置和服务物件主要为华人人口集中的社区。这两点反映在文化冷战战略下，左右两派在拉拢与影响民众展开的竞争。巴淡芙露新村作为马共分子活跃之“黑区”，固然是设立民众图书馆的绝佳地点。

1956年，巴淡芙露新村之民众图书馆成立，并位于现巴淡芙露华小校址的电脑室。还未建立电脑室以前，那里为教员宿舍，后来一部分范围改为民众图书馆。1956年11月20日，华民事务官李金山先生对民众图书馆进行开幕剪彩仪式。（《星洲日报》1956：12）当时，民众图书馆之图书仰赖政府与社会大众的捐赠。（李荣双，2022）由于巴淡芙露华小并未设有图书馆，因此学生和村民一样皆到民众图书馆借书阅览。

1958年9月，巴淡芙露华小校长接收来自马六甲与柔佛社团注册处的信函。信中先是表达华小内的“图书馆”符合《1957年教育法令》下校内组织之形成。然而校内图书馆仅限于学生与教职员，而非大众。因此，“Malaya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马来亚民众图书馆）”之招牌应当尽快撤除。若公众仍持续造访图书馆，那该图书馆将受管辖于社团注册，而非教育法令。（(16)ARS/MJ/91/58,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8 September）后来，华小教室供不应求，不仅是民众图书馆，教师的宿舍也一并改为教室。

（四）慈善福利组

《论语·泰伯》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华文化倡导“逝者为大”，对于往生者通常给予最大的尊敬。死亡，是人一生中不可避免之大事。作为从中国南来的移民必定需要有人帮助处理自身后事。若有亲属能代为操办，那就再好不过。倘若孤身一人者，难免需要身边朋友帮助完成丧礼。

巴淡芙露新村成立后，村内的慈善福利组也随之创办。直至2020年，慈善福利组为新村服务了五六十年。当初的发起人有戴连进、李锦、黄亚议、李情、蔡界、许金发等人。但凡村民家中有人往生，丧礼的一切用具，如：帐篷、桌椅、碗筷等，皆由慈善福利组提供。此外，丧礼上需要的人手协助，慈善福利组也将安排人员前往治丧处提供援助。

然而，近年来殡葬业者的一条龙治丧服务，也使得慈善福利组的角色逐渐削弱。由于组织的会员逐年递减，且仍在组织内的成员年纪渐长，因此慈善福利组在无人接班的情况下于2020年8月15日正式解散。解散后，慈善福利组所遗留下来的用具暂时置放于万福庙的储藏室中。（戴慈恩，2021）

（五）庙宇

中国历史上到东南亚拓荒的华人移民，几乎都与“移神”相伴随（颜清煌1991：10-14），只为求航海顺风顺水，乃至事业顺利。宗教信仰能够为华人社会提供心灵寄托及慰藉，因此新村计划实施前，巴淡芙露新村早已设有万福庙。新村成立于1950年，但万福庙早在1939年便在新村周围设立，戴连进为创办人之一。万福庙旧址坐落在今柏淡泊迈花园附近，后来新村成立，且庙宇旧址属于私人土地，因此在各方的协助下，于现址建立庙宇。万福庙建立之初，仅有庙，其礼堂则是近三四十年方建成。未建礼堂时，该地种植少量蔬果。

1960年代，万福庙获得政府RM5,000的赞助用以重建庙宇工作，（《星洲日报》1966：12）其余款项由善信筹募而成。万福庙于现址的重建工作是根据当时1960年左右，政府给予的开发蓝图所建，而且当时承包工程的承包商陈南盛并未从该项目合约中获利，仅是计算了材料的成本。1975年，马华公会向政府申请\$2,000的津贴以便能够在万福庙的四周围起篱笆。（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5 May）1977年，李荣双以JKKK主席的身份，向房屋及乡村发展部官员YB Datuk Michael Chen申请曾在1975年到访万福庙时所答应的\$2,000拨款。

（(4) dlm.KB/M4/15,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7 April) 1980年, 由李荣双成功向Tan Sri Chong Hon Nyan (张汉源) 申请建立万福庙之礼堂。

万福庙供奉的主祀为齐天大圣, 而配祀则是护主、观音、大伯公和黄老仙师。90年代, 万福庙的问事时间弹性, 但凡善信欲问事, 直接前往万福庙即可, 因乩童陈记就住在庙宇附近或另一位乩童戴德兴直接居住在庙里。当时陈记作为乩童, 而庙宇负责人戴连进则代其传话给信众。陈记去世后, 由戴德兴成为乩童。但其过世后, 无人接班, 导致万福庙如今只有在节日和活动时, 邀请其他庙宇的乩童协助, 方有问事的服务。

每逢农历八月十六, 乃是万福庙庆齐天大圣圣诞千秋之日。当天也会颁发奖励金给予巴淡芙露华小成绩优异生。除此之外,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将设有祈福活动。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是还福活动。正月初五是开童, 供信众祈福和问事。正月十五也会在万福庙举办元宵晚会。元宵晚会并非年年举办, 偶尔会由马华公会借用庙会场地举办团聚活动。每当农历八月十五, 万福庙设有中秋灯笼比赛。年末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九则是孝亲敬老活动。活动当天, 庙会代表将给予巴淡芙露新村乐龄人士与中小学成绩优异生奖励金, 而该奖励金由刘金华、李秀东和丘月赞助。

万福庙的炉主和头家每年更替, 而庙会采取掷圣杯的方式从名表中选出新任理事。由于50至60年前, 万福庙未与外部联系, 因此名表仅有巴淡芙露新村村民。如今, 名表包含村民、友庙庙友和一些村民介绍而来的善信。万福庙理事方面, 每两年进行改选, 如若表现优越, 便可得到理事会的推举继续连任。虽然以前对于理事之选举有明文规定只能当地村民, 但面对热衷宗教事业与活动的年轻人逐年递减, 如今已开放各阶层人士。万福庙理事会从以前至今不分籍贯, 但凡有心活跃参与庙宇活动, 皆欢迎一同欢庆、祭拜。万福庙的第一任理事主席为邱禄; 第二任戴仕雄; 第三任黄声报。(郑佛贤, 2021)

万福庙与新村内的唯一一所华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 巴淡芙露华小并未建设礼堂, 故此但凡举办任何活动都必须向庙宇租借礼堂。此外, 万福庙慈善活动的对象基本也是瞄准巴淡芙露华小的学生, 例如拨款至华小。据华小第十四任校长蔡利远指出, 万福庙曾一次性捐出RM14,500作为学校的发展基金。(《星洲网》, 2009)除了作为华小的活动场地, 早期当地居民之婚礼酒席也在万福庙举行。

2019年9月, 适逢万福庙成立80周年, 信徒在经座主齐天大圣的指示下首次举办出巡游境。游行路线从万福庙出发, 巡绕巴淡芙露新村, 再转往柏淡泊迈花园, 一路途径县内警局和诊疗所, 全程长3公里。巴淡芙露村民设坛恭迎, 乩童也进入部分信众住宅进行祭祀祈福。(《中国报》, 2019年9月14日)

五、新村之教育

华人从中国远渡重洋来到马来亚开荒垦殖, 不忘为下一代兴办教育, 培育国家栋梁。巴淡芙露华文小学(SJKC BERTAM ULU)创办于1937年, 创始人有蔡亚踏、戴佛金、戴连进、蒋桂、李奇鑫、李奇辉、郑恩等。成立之初, 华小借黄顺德之杂货店为教室, 称为公立陶亚学校, 其英文名字不统一, 有TAU YAH SCHOOL (E.O.M.106/1949,

Registr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Malacca, 1948)、TAO YAH SCHOOL (NO.(22)E.O.M.81/48, *Preliminary Survey Chinese Primary School*, 1948)、Toh Ah School等。(官方资料见附录)早期,华文教育拥有显著的中国民族主义色彩(王赓武 1994: 237),这时期的校名大都离不开“培”“华”“育”等带有美好寓意之字眼。然而,“陶亚”二字属于极其少见的取名方式。李荣双认为,“TAU YAH”很可能是马来西亚语的“tahu-nya”(知道之意)。另一种说法是福建语中的“做头啊”,寓意学校能培养人才,培育领导人。(李荣双, 2022)

根据1948年学校的官方注册表格,申办校者为公立陶亚学校监理员(或董事)郑文纳。当时的课堂体积分别是高九英尺、阔二十英尺、长二十七英尺。(E.O.M.106/1949, *Registr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Malacca*, 1948)公立陶亚学校位于现今巴淡芙露华小现址的斜对面。(李文强 2022: 1)(详情见附录)

日剧时期,学生学习日语,唱日本国歌,以致新村内的老一辈或多或少识得一些日语。“以前我们学日本话的,写日本字、唱日本歌。”(汤发城, 2021)

(所以上课都是学日本的课程,没有学华语了?)“华语也是有,但是也有学日本话,像‘阿哩嘎多’(arigatō, 谢谢)我也会。”(汤发城, 2021)华小的学生来源于新村与附近的孩子,但大多都是超龄入学。虽然当时有规定孩子7岁就能入学,但碍于家长不了解或家境贫困,所以无法“准时”送孩子入学。

创校之初,李奕梅为巴淡芙露华文小学的首任校长,任期间的学生人数有30人。非津贴巴淡芙露学校附设下午补习班于1940年的学生有五年级女学生二名;1941年,五年级女学生二名;1942年,五年级女学生二名和男学生一名;1944年,五年级男学生一名。(E.O.M. Pt.A Annul Reports, 1958(Chinese Schools), 1958)

1944年,温运华继位,学生有40余人。当第三任校长陈重光于1950年掌校时,学生人数一度增至55人。由于陈重光是基督教徒,因此他极力提倡课外活动,并在华小成立了童子军。(李荣双, 2022)巴淡芙露学校各级在籍男女学生年龄调查表显示该校于1945年有三年级男同学二名和四年级男同学三名;1946年,三年级男同学一名、女同学二名、四年级男同学九名、女同学一名;1947年,二年级男同学二名、三年级男同学四名、女同学二名、四年级男同学三名;1948年,二年级女同学二名、三年级男同学三名、女同学一名、四年级女同学二名;1949年,一年级女同学一名、二年级男同学十一名、女同学一名、三年级女同学一名;1950年,一年级和三年级男女同学各一名、二年级男同学二名、女同学三名。(E.O.M. Pt.A Annul Reports, 1958(Chinese Schools), 1958)1952年10月,三位学生从学校退学,在读的学生总人数为58人。(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October)

非津贴巴淡芙露学校附设下午补习班于1945年的学生有三年级女生一名;1946年,五年级男生一名和三年级女生三名;1947年,三年级女生四名;1948年,三年级女生一名;1950年,三年级男生三名。(E.O.M. Pt.A Annul Reports, 1958(Chinese Schools), 1958)1952年,马华公会提供公立陶亚学校的学生免费午餐,直至搬迁至新校舍才停止这项计划。(李荣双, 2022)1952年11月,巴淡芙露华小新校区竣工。(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November)

1953年开始，巴淡芙露华小正式搬迁到新校区。建立之初，小学只有一排建筑。办公室在中间，旁边各三间为教室。当时，巴淡芙露华小设有夜学，供新村村民上课，每月收费RM3。而夜学的老师皆是华小的教师，因为教师宿舍就在校区内。由于当时的新村并没有电源流通，上夜学者只好依靠大光灯。（李荣双，2022）1954年，巴淡芙露华小开始进入新村津贴制，每位教员获得RM120薪金津贴。（李文强 2022：1）

1955年，彭声出任华小第四任校长，当时的教师有罗玉明，学生人数为66人。1956年，巴淡芙露华小开办非津贴补习班，学生人数有22人。当时，华小的六年级生只有三人，既李荣双、李庆云和李水清。由于人数太少，三人皆到市区完成最后一年的小学教育。李荣双和李庆云到培风第一小学，李水清则到育民小学。后来人数逐年增加，为应付教室匮乏的问题，校方采取复级的方式，即一间课室教授两个班级的同学。

1956年，政府发派的\$300用于购买16套桌椅。同年，华小举办儿童节，当地人赠送篮球两粒、乒乓具全套，以及儿童玩具。（《星洲日报》1956：10）隔年的儿童节于6月24日举办，并有数位惠赠恩物者，分别是黄起誇、李奇鑫、李锦、彭六、颜金桃、戴连进、蒋进来、隆栈、源记、泉公司。¹⁰（《南洋商报》1957：11）1957年6月3日，彭声向政府申请\$500的拨款，以购买20套桌椅和2个书架，用于解决学生人数渐长的情况。（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7 June）1957年11月25日，华小举行廿八周年纪念暨第一届恳亲会、成绩展览及播映电影助兴。（《南洋商报》1957：11）1957年12月3日，巴淡芙露华小正式决定接受全部津贴。《星洲日报》1957：12）1965年，学生人数增至101名，教育局分派给华小的教师也随之增至5位。彭声掌校期间，马华公会曾寻求他人赞助，并报效风琴于华小。（李荣双，2022）

1970年，彭声校长退休，由李荣双任代校长职务，当时的学生人数有134人。1971年，李荣双正式走马上任，成为巴淡芙露华小第五任校长。李荣双任职的七年间，学生一度多达146人，学生人数的增加使得全校班级不得不扩充至五班。有鉴于此，原有的教室不敷应用，暂借巴淡芙露新村之民众会堂充当教室。面对学生人数剧增，教室不足的情况下，李荣双曾向Tan Sri Chong Hon Nyan（张汉源）申请建校，但一直未获批准，仅得到“在考虑中”的答复。1975年5月，马华公会曾向政府要求尽快通过巴淡芙露华小的建校申请。（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5 May）

1977年1月，李荣双在董家协的要求下，以村委会主席的身份向房屋及乡村发展部官员YB Datuk Michael Chen申请新建校舍的授权书，以便计划可以尽早开工。根据信件内容，华小早在1974年9月20日便得到教育部批准该计划，马六甲州教育厅也早在1975年5月28日提交有关信件于国家教育部。然而，却迟迟没等到授权书的下达。（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7 January）1978年，临近李荣双校长离开华小时，好消息传来，同年7月政府答应批准建校。

¹⁰ 据李荣双，隆栈与源记皆是出产汽水的公司，前者的符号是鸡骠，后者则是马骠。

1978年，李耀德担任巴淡芙露华小第六任校长。由于学生人数攀升至171人，原本的5个班级改为6个班级，并获得教育局增派一位教师。同年4月，李耀德向房屋及乡村发展部官员YB Datuk Michael Chen申请维修学校之篱笆，因为损坏的篱笆导致周围的牛羊闯入校区，并随地排便，故此急需政府\$7,000作为维修费。（BUCS.0014/78,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April）1978年，华小仅获得\$4,600作为篱笆之费用。（(41)KB/M/14,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June）1991年至1994年的校长为王进南，而魏世业在其之后服务于华小。1997年8月1日，华小将图书馆隔开一半作为电脑室，并聘请威业电脑公司负责学生的教学工作。

王莲花于1998年担任巴淡芙露华小校长。其掌校期间，电脑课改由华小在职教师负责授课。低年级的电脑课被编排在上课时间表内，而高年级则在下午上课。电脑班及补习班正式向学生各收费RM10，作为教师们的津贴。教师方面，每月可获得RM50作为电脑班津贴。在王莲花校长的努力下，属于巴淡芙露华小的校歌终于面世。校歌由徐玉燕督学编曲，黄月光校长填词。

林爱颖于2001年9月成为巴淡芙露华小校长，其掌校期间华小获得教育局拨款新建一座配有连线及网际网络设备的电脑室。2004年9月，陈玉思出任华小第十一任校长。2006年9月22日，巴淡芙露华小成功举办校内运动会。2007年1月31日陈玉思校长调升侨民华小，由蔡碧芳老师接任代校长职位。蔡碧芳老师共在巴淡芙露华小服务27年之久，故此其在2007年8月9日荣休时，董家协为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荣休会。

2007年8月10日，由巴淡芙露华小在职教师陈茵莲接任代校长一职。是年10月1日，蔡利远出任华小第十四任校长。2007年，应届小六毕业生在卓健维老师的指导下，出版了一本毕业刊，并由家协赞助经费。2008年，一栋四层楼新校舍之建立指日可待。对于新校舍的选址也是历经万难，因为部分人士反对在本属学校之土地上建校，且校园后方的大草场也被附近的马来同胞反对作为新教室之土地。据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巴淡芙露华小的学生人数在2009年为157人。（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调查研究及资讯组整理 2009：28）

李荣双回忆道：“早期，马来青年在那里（指草场）踢足球。后来，华小发展时，欲征用部分地方以规划在学校发展内。不料，遭到地方上马来群众的不满，州政府只能批另一段土地作为新校舍的地方。”几经各方努力，尤其是在区州议员及州行政议员的努力下，终于获得马六甲州首席部长承诺征用校旁四段屋地，充作建校新校地。然而蔡利远校长在任的三年内一直向教育部力争建校，直至其在2010年7月退休，建校一事皆无下文。

陈祝娘于2010年7月接任巴淡芙露华小校长一职，但在同年12月升级到巴也芒光华小担任校长。于是，黄秀月于2010年12月30日到巴淡芙露华小任职校长直至2013年。华小在2011年聘请了谭鑫杰老师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到校为学生传授电脑应用，其每月的津贴为RM500。彼时，校方开始向学生征收电脑课RM55的年费，即一年教学十一个月，每月RM5的费用。2012年，在黄秀月校长的鼓励下校内教师吕莲梅开办乒乓学会，乒乓球员也在数届学联运动中取得耀眼的成绩。

面对无法避免的华裔人口老化及外移问题，郊区学校不仅因而失去学生来源，也造成友族学生就读华小的比例越来越高。据《古城》2013年对部分华小友族新生比例进行的统计显示，柏淡芙露等华小则维持在28%以下，还不至于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2013年1月，大马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为巴淡芙露华小捎来好消息。如果土地已备妥，工程费不会太高，该校增建校舍计划应可开跑。（《星洲日报》，2013）



学校	新生	非华裔	比例(%)
新民	24	21	87.50
双溪乌浪	60	50	83.33
宝兰	36	20	55.55
林鲁	20	10	50.00
益智	19	7	36.84
中华	22	6	27.27
侨智	112	25	22.32
培华	40	8	20.00
柏淡芙露	24	5	20.83
鼎华	85	7	8.23

图6：部分郊区及市郊华小2013年友族新生比例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黄秀月校长于2014年5月退休，林谦典在其之后出任巴淡芙露华小第十七任校长，并在同年10月30日调升至益智华小。虽然林谦典掌校仅5个月，但其积极美化校园，为校园增添了许多色彩美丽的壁画、维修破漏的屋瓦、疏通沟渠和化粪池。2014年11月1日，纪秀珠掌校。2015年开始，纪校长开办了安亲班，希望能减轻学生功课上的问题及家长让孩子在校外补习的经济负担。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巴淡芙露华小开始采取家长必须向守卫登记并领取探访卡，方能进入校区。2015年，巴淡芙露华小在一至六年级的课室都安装了投影机 and 附有KSSR（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Rendah，小学课程标准）¹¹课程软件的电脑，故此向学生收费每月RM10。

2016年2月15日，纪校长被调升到新华学校。同时，自1996年便在巴淡芙露华小任教的吴亚钰老师，在该校服务长达20年后获调升到培一华小担任第一副校长。2016年2月16日，林淑玲校长接任掌校。同年，当地人翘首以盼的建校希望破灭，因建校拨款在大马计划下明确被撤回。不仅如此，该校曾向大马彩公司申请建校拨款，若事成可

¹¹ 其宗旨在于采用更有趣、更具互动性的教学方式，以确保学生们在接受3年的正规教育后，都能够掌握基本的读、写与算的能力。

获高达RM500,000的拨款。无奈，大马彩公司代表在2016年8月9日到校视察后没了下文，建校计划再次告吹。¹²

2016年7月，在校服务多年的卓建维老师调升亚罗牙也华小课外活动主任。原本在任的郑爱莉老师取代其为巴淡芙露华小第三副校长。2018年6月，在该校任教逾18年的林俏蓁老师升级到马吉丹那华小担任第三副校长。同年10月，服务多年的蔡美珠老师荣休。2019年林淑玲校长被调升到培三华小掌校，冯伶俐老师也荣升为宝兰华小第三副校长。

2017年，巴淡芙露华小的新生人数仅有23人，这足以显示华小学生来源逐年减少。（《东方日报》，2017）2017年9月，马华署理总会长兼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承诺将会和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张盛闻商讨华小新建两层六间课室的课题，其后该部会批准新建单层3间课室计划。（《南洋商报》，2017）

巴淡芙露华小于2019年迎来新校长—罗燕俪。同年，华小被教育部选为其中一所TS25（Program Transformasi Sekolah，学校转型计划2025）¹³转型学校，旨在迈向国家素质教育。董家协也以正面态度接受，并高度配合校方全面协助学校的发展和提升硬体设备。不仅如此，巴淡芙露华小成功申办幼儿园，并在2020年开始招生，2021年正式开办。罗燕俪掌校期间不仅将图书馆移到电脑室，更将学校办公室和教师办公室打通，使得师生拥有更宽阔的地方学习与办公。

2021年2月，教育部重新启动国内华小“爱心学校计划”。马六甲共有四所小学被遴选为爱心学校，而巴淡芙露华小也是其中之一。爱心计划将通过环境育人、文化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及教书育人五个领域，协助学校迈进全人教育的目标。2021年12月，该校罗燕俪校长荣升野新拉朗华小校长，林志彬校长接任该校第二十一任校长。在该校任职逾10年的辅导老师叶佩婷荣升益智华小课联副校长。

2020年2月，巴淡芙露华小再次向州教育局申请兴建二层教学楼。10月杪，一行8人的政府教育部和工程部官员到访该校食堂进行实地勘察，为重建食堂拉近进度。据该校董事会主席李文强，巴淡芙露华小目前已成功申请建校，并预计在2023年11月举办大型筹款活动，以筹建一座二层楼三舍一食堂的新建筑物。（李文强，2022）曾是巴淡芙露华小第五任校长兼现任巴淡芙露华文小学名誉顾问的李荣双届时将任建校委员会主席。（李荣双，2022）

巴淡芙露华小之学生无论课外活动，抑或是学业成绩于历年皆有亮眼的成绩。不仅如此，幸得各界人士热心公益，赞助学校之建设与学生团体。巴淡芙露华小董事会与家教协会更对学校之建设与发展尽心尽力。

¹² 根据《巴淡芙露华小校史》，向大马彩公司申请拨款事宜起初并不知晓是何人所为。后来，华小收到大马彩公司寄来的信件，要求校方填妥申请拨款的表格，其中的资料包括了新建筑物的批文和图册，如果申请获批，预计可获得RM500,000的拨款，因此校方请董家协成员提供意见，让校方能填妥资料。大马彩公司代表为拨款建校一事（RM500,000），在8月9日到访该校了解详情。董家协议决将拆除现有的食堂和储藏室，新建一栋两层楼建筑物，另加一座雨盖篮球场。

¹³ 2025年学校转型计划（TS25）是教育部致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和优化学校品质的一项努力。网址：<https://jpnmelaka.moe.gov.my/pendidik/program-transformasi-sekolah-2025>，2022年5月。

（一）校外活动表现与学业成绩

艺术方面，刘明、啊期美和戴娘金于1982年荣获全国儿童美术创作比赛优秀奖。同年，李光萍、周文忠及钟玉香获得《星洲日报》和英保良集团主办之全国儿童绘画比赛佳作奖及优秀奖。1983年，李光萍荣获第一届东合儿童画展优秀奖。1984年，林巧玉与郭美凤荣获国家画廊比赛优秀奖。许秀珠于1984年荣获日本东京国际绘画比赛金牌奖。

体育方面，1958年3月24日，巴淡芙露华小参与民众图书馆羽球锦标赛。（《南洋商报》1958：13）2000年10月13日，巴淡芙露华小与英才华小、圣玛莉亚华小、宝兰华小联合举办四校运动会，并由该校负责主办第一届四校运动会。2001年，巴淡芙露华小成功在第二届四校运动会中荣获全场总冠军。

2011年尾，校方成功申请RM10,000拨款兴建乒乓室。乒乓校队在吕莲梅老师的指导下于2012、2013和2014年度的学联运动会皆获得辉煌的成绩，为校争光。2013年2月6日，巴淡芙露华小乒乓校队在丹戎区学联乒乓锦标赛中夺得6面奖牌，成该赛事大赢家。该校获奖者有男子组12岁以下季军林宇威和第四名郑伟杰。女子组12岁以下冠军汤美珍、季军黄晓芬、第四名吴芯仪和第五名李芷仪。（《中国报》，2013）2013年9月，汤美珍代表巴淡芙露华小乒乓队挺进马六甲乒乓总会主办的“青苗杯”选拔赛。

巴淡芙露华小篮球队也在卓健维和蔡美珠老师的指导下，在学联比赛中获得优良的成绩。2013年，该校学生李芷仪也曾代表马六甲州远赴檳城参赛，成为该校当年唯一出征的篮球女州手。

学业方面，巴淡芙露华小于1961年参加小六会考的8位考生，全员及格。2002年的小六检定考试（Ujian Pencapaian Sekolah Rendah, UPSR）全科及格率为75.8%，共有3位同学考获7科甲等的特优异成绩。2006年，该校学生在UPSR考试中荣获86.7%及格率的佳绩，三位同学考获6A，分别是黄鑫湖、戴玲珍及蒋政洲同学。2013年，两位同学在UPSR中考获全优（7A），分别是李芷仪和汤美珍。（《中国报》，2014）2013年马六甲州的UPSR成绩乃是位居全国第二，（《星洲网》，2013）巴淡芙露华小的李芷仪更是获马六甲州首长颁《卓越成绩表现奖》。2014年，考获全A的有李杰诗。（《中国报》，2014）2016年，侯姝妍考获6A、简凯钲考获4A的佳绩。（《中国报》，2016）2017年，陈燕玲考获4A。（《中国报》，2017）2019年，侯姝柠考获4A。（《中国报》，2019）

（二）校内建设与学生团体

1952年，马华公会赞助公立陶亚学校RM7,000于陈重光校长所组织的校内童子军。同年，马六甲中央县拨款RM24,000作为兴建三间教室及一间教员宿舍之款项。有鉴于当时华小旧址空间有限，新校舍建于旧址斜对面的空地，既如今的校地。1953年，新教室竣工。当时邀请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General Sir Gerald Templer）为华小剪彩开幕，并宣布公立陶亚学校易名为巴淡芙露华文小学。



图7：1953年新教室由联邦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莅临剪彩开幕

资料来源：李文强提供

1955年，马六甲中央县县长捐予巴淡芙露华小篮球架一幅。1956年，华小获得教育局拨款RM550修理教室及添购学生桌椅。1964年，教育部拨款RM5,000作为兴建教室之用。1965年，教育局配予学校低年级学生桌椅十二套，以应付学生人数增多的情况。1968年年中，童军总部批准成立巴淡芙露华小童子军，并由李荣双负责训练。

1972年，李荣双向李氏基金¹⁴申请拨款，成功获得两次捐助RM1,000，帮助巴淡芙露华小铺建水泥羽球场及装置教室灯火。当时的羽球场的位置是民众图书馆与教室之间的空地。（李荣双，2022）1976年，乡村发展部拨款建水泥篮球场。1978年7月，教育部批准RM90,000增建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即两间教室，一间图书馆、办公室、卫生厕所及篱笆等。有关工程于1981年完成。

在家教协会主席的协助下，该校于1986年获得Tan Sri Chong Hon Nyan PSM.JMN（张汉源，峇株安南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拨款RM4,000建学校大门牌楼。兴建牌楼共用了RM6487.80，不敷费用由家教协会支出。

1987年1月9日，教育局拨款RM38,000建课室。前排旧教室被拆除，重建四间新教室。工程于1987年4月24日完成。家教协会共筹获RM6240.70的款项，并建了一间圣约翰救伤室。事实上，李荣双在70年代时是当时时任的马六甲州圣约翰救伤队州秘书。他也派教练和讲师到校讲课，教授急救的知识、操练。后来因人力不足，圣约翰救伤队无法继续运行。（李荣双，2022）1997年，巴淡芙露华小举办创校六十周年纪念暨筹募电脑基金新春联欢晚宴。晚宴成功筹得逾RM50,000。电脑理事会也随之正式成立，并由戴仕雄担任主席。校方当时把图书馆隔开一半为电脑室，并购买了十台多媒体电脑。电脑班正式是在是年8月1日开办，并聘请威业电脑公司负责教学。

¹⁴ 李氏基金由李光前于1952年3月29日在新加坡创立，主要投入教育和健康领域。

1999年，巴淡芙露华小获得教育局拨款兴建一座新食堂，旧食堂则辟为音乐室及教具室。2001年，该校获得拿督冯镇安报效两台电脑。2003年，该校获得教育局拨款新建一座电脑室。电脑室于2004年9月份移交给校方，并配有连线及网际网络设备。2004年，在戴佛淞村长的协助下，学校前面重建了一面围墙。2006年，巴淡芙露华小获得巴也隆布议员赠送一台电脑及列印机。2008年，巴淡芙露华小新任家教协会主席丘义祥及理事成功向热心人士募捐以装置办公室冷气及课室窗帘。

2011年2月，学校一层楼校舍发生地塌，校方一直向马六甲州教育局申请维修陷地和篱笆。虽然该校早在1957年成为全津学校，可是都没有被批准。后来经过校方不断努力，终于在年尾申请到联邦政府新村发展局协助维修。因为学校用电增多，学校的电流供应一直跳电，校方只有向TNB申请。很幸运TNB在2012年帮忙协助更换二层楼校舍的电线，而且为乒乓室和校名牌楼拉上电线，总费用为RM25,000。

巴淡芙露华小董家协在2013年花费了RM17,000为学校增设多媒体设备，改善老师教学，让同学们受惠。学校在2013年尾得到教育局拨款RM10,000维修男生厕所。校方也在同年得到Teladan Setia发展商赞助RM5,000更换班级展示板。商人李金德先生也为学校免费兴建一座18个车位的车棚。2014年3月校方申请到Pemanis Revive公司赞助RM15,000购买体育用具。

2015年7月25日，适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巴淡芙露华小董家协的努力下，得到家长与公众的配合，在教师节晚宴当天筹获设立精明课室的经费，一共筹获RM60,812，这个数目成功超越筹委会设定的RM50,000的目标。自此，一至六年级的课室都安装了电脑和投影机。电脑也安装了KSSR课程的软件。

为保障师生安全，巴淡芙露华小于2016年初在校门旁设立了守卫亭。2017年1月6日，马六甲狮子会理事黄添明及陈丽香各捐献一台电脑，总值RM6,598和理事李基福捐献价值RM3,000的图书给该校。同时，另一名理事苏志伟则报效髹漆学校篱笆及围墙，共RM6,000义务粉刷篱笆及围墙，美化校园。巴淡芙露华小也征得Peruntukan Tabung Khas赞助RM20,000围新校地篱笆、RM15,000围校园篱笆。GJH建筑公司也赞助该校重新建设停车场，解决停车位不足问题。

2017年，适逢巴淡芙露华小建校八十周年，经董家协成员一致同意下，创校80周年庆暨筹募雨盖篮球场基金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筹委会主席是董事会财政黄声报先生，“情牵八十，心系巴淡”创校八十周年暨筹募雨盖篮球场基金联欢晚宴于2017年11月10日，假马六甲培风中学大礼堂举行。筹款目标原定RM500,000，但在获得民间许多组织、校友及热心人士的慷慨解囊下筹得超过RM890,000。

其中廖声俊与黄梅夫妇家属慷慨捐助RM280,000为当日最大笔捐款。（《南洋商报》，2017）2018年4月，雨盖篮球场举行动土礼，并于同年7月竣工。2019年12月7日举办雨盖篮球场开幕晚宴，并邀请马六甲州首席部长阿德里和廖奕全担任礼堂开幕嘉宾。雨盖篮球场也在开幕晚宴当晚正式命名为“廖声俊黄梅夫妇礼堂”。

2019年5月，Ikrar Jaya Bina Sdn Bhd报效全体教职员的办公桌椅、2个办公室的文件橱柜与6间课室的白板。为办公室换来新面貌的同时，也以白板替换课室里的传统黑板。该公司也报效人力与物资予华小，帮助粉刷学校的墙壁与铁门等等美化校园的工作。一直以来，该校课业辅导班没有固定的课室，长期处于漂流式场所。11月，该校

在Ikrar Jaya Bina Sdn Bhd和董家协成员的协助下提升辅导班课室，在阅读角落设立一间专用课室，改善成绩稍逊的后进生之学习环境。辅导班专用课室在2020年1月正式启用。

2019年10月，该校获得热心的家长报效食堂的新桌椅。11月，巴淡芙露华小也举办义卖会以筹募学生候车亭的铁架经费。校方获得政府的年度公益金拨款，为数RM25,000用于维修及提升学校工程。其工程包括提升女生厕所、重建校园篱笆和维修行政楼的漏水情况。马六甲州首席部长阿德里也赞助建在行政楼的安全梯的建筑经费，为数RM3,800。国会也拨款RM5,000作为学校礼堂的音响设备费用。

2019年12月，后门处的学生候车厅正式完工。而校方也在守卫厅后方设置设计与工艺角落，另辟一块小园地，以供种植及养鱼之用。2020年1月，获得提升的全新校长室也正式启用。为了更好地灌输和带动学生进行资源分类和在日常生活中落实环保理念，校方也在后门处的学生候车亭设立环保角落，改进校园垃圾回收工作。2020年6月，巴淡芙露华小获得政府的维修工程拨款，用于维修和提升学校的一些硬体设施。其工程包括更换残旧的水槽、维修行政楼屋瓦和已损坏的天花板、走廊的地台重新铺装洋灰地面、教师办公室铺上新地砖、提升行政楼至食堂的篱笆、为行政楼楼梯换上白钢扶手及更换电脑室和六班课室的木门。此工程耗资RM78,423.75。

2020年3月，我国新冠疫情肆虐。余仁生在“一年一校”教育筹款计划下，资助巴淡芙露华小5台手提电脑，让师生能继续通过互联网教学，继续学习。（《星洲网》，2020）紫銜阁也透过MELODY FM关注到该校，进而联络之，且捐赠一台电脑予该校。

六、新村之经济

巴淡芙露新村成立之初，李荣双的父亲李坤祥早在当地经营咖啡店。李坤祥于1950年逝世后，其咖啡店由其内人接管。后来李母往生，李荣双的兄长代为经营，直至其在马六甲市区购置房产后，便将咖啡店生意转由如今的咖啡店店主戴亚平经营。新村内共有两间杂货店，其中一间为黄起誇所经营的裕源兴迷你市场，¹⁵另一间则是黄亚议父亲的杂货店。除了两间杂货店，还有戴金的mini market。目前这三间杂货店仍然营业至今。（李荣双，2022）

根据访谈资料，巴淡芙露新村从未实施粮食管制，即俗称的“大锅饭”，只有米粮管制。这是为了避免新村村民救济马共，白米的流通受到限制，村民只能购买政府定量的米粮。当时，每一户人家手握“米牌”，当向商家购买白米时必须出示，商家检查无误后才会出售白米。为了防止村民超额购买，商家将会在“米牌”上注明购买量和日期。戒严时期，新村内只有蔡德美一家获得英政府的许可售卖白米，然而现今已看不见其商店之踪影。（汤发城，2021）

¹⁵ “裕源兴”寓意着福建人的“heng”“ong”“huat”（兴旺发），祈求为声音带来人旺与财气。该店前东主为黄声报（其父亲为黄家沧，祖父为黄起誇），其世家为巴淡芙露新村之建设尽心尽力，贡献非凡。

虽然巴淡芙露新村村民的日常采购能够在新村内解决，但不少人也会搭乘的士（taxi）到马六甲市中心去购买其他用品。以戴连进为例，他曾经与几位友人在村内经营杂货店，店内物品皆需要从市中心进货。除了日常物品的买卖活动，新村内的蔡亚踏在当时也做起买卖橡胶的生意，其地点就在现巴淡芙露华小的对面。然而，蔡亚踏目前已没有营业，新村内仅剩黄家然所设的橡胶买卖厂。据采访资料，巴淡芙露在早期曾有一位名叫彭六的人在新村内以制造棺材为业，但如今已停业，且其住宅已被印裔所购买。（李荣双，2022）

1950年以前，大部分居民皆以割橡胶为生，多数人也都会在自己家的小空地上种上少量蔬菜，供给小家庭的日常食用。“因为人口不多，多数人也会自己在家种植，因此大量种植也会无法销售出去。”（郑佛贤，2021）然而，以割胶为业的那批父辈如今大多已步入退休的年纪，如今以割胶为生的居民屈指可数。随着村民们接受教育的水平有所增升，村内青年如今从业领域大多是教师与商人。（汤金再，2022）

结语

本文将巴淡芙露新村村民的口述资料与马来西亚国家官方档案局所搜集的文件相结合，从新村之成立、新村成立后的社会概况、生活面貌、教育办学，以及经济活动等多方面梳理巴淡芙露新村成立至今的历史发展脉络。

巴淡芙露新村自1950年代成立至今，其规模仍然不比其他人口密集的地方，村民人数也不多。然而从村民的房地规划等，足以观察新村计划成功将散户型的住宅形式，“强制”变成整齐的方格住宅区。毕利斯计划对新村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空间和社会结构方面。（陈建发 2021：40）除了从居住形式上的改变，新村计划之施行在英政府的帮助下使当地设有警察局和诊疗所。此举使得新村村民的安全与公共卫生得到保障。

不仅如此，“新村发展暨治安委员会”为当地村民的建设贡献良多。早期，当地领袖皆透过JKKK的身份与政府申请拨款，帮助建设巴淡芙露新村的公共设施。此外，马华公会对当地的影响甚浓烈，以致受访者坦言：“如果没有马华公会，就没有华人新村”。通过JKKK和马华公会的共同努力，新村之建设得以满足基本日常生活。

华人南来，却客死异乡。虽无法回乡安葬，但至少不致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华人最为关注的。（廖文辉，2013）于是，村内的慈善福利组以“新村”为单位地招收会员，帮助村内各籍贯人士妥善处理身后事。在各籍贯之间的互助举动下，不能否认慈善福利组有能力团聚新村村民。

纵观一个新村的发展，神缘纽带对社群整合绝对起到关键的作用。宗教信仰不仅给予人们在忧患之中得到慰藉与寄托，亦是人群作为团结整合的手段。（李亦园 1978：2）尤其万福庙作为新村成立初期的唯一庙宇，使得民众皆到那里进行祭拜仪式。正如李亦园所认为的，宗教信仰与仪式行为的表现常是人格调适的表征之一。（李亦园 2004：49）

除此之外，巴淡芙露华文小学虽然成立于新村计划以前，但其必然是凝聚新村村民的其一方式。这是因为新村之成立涵盖不同籍贯的村民，因为有了学校，孩子得以

与不同籍贯的朋友进行交流与沟通。当村民开始有了共同语言，在生活的融合上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与不愉快。

巴淡芙露新村如今也面临人口流失的问题。许多年轻一代到外升学后，便离乡背井，到外打拼。随之，留在村内的居民大多以老者为主，以及仍在小学求学的少量儿童。最后，期许本文能够为本地地方史研究增瓦添砖，尤其针对马六甲华人新村之研究发挥到抛砖引玉之作用。为抢救大量流失中的珍贵历史及记忆，盼望更多年轻学者投身于此，亦如彼得·伯克所言：“官方的工作是要提醒民众他们最好应忘记什么。历史学家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成为一位提醒者。”（彼得·伯克，2020）

附录

口述采访名单

序	名字	籍贯	祖籍	出生年份	岁数	采访原因
1	戴慈恩	客家	-	1937	85	• 巴淡芙露新村早期领袖——戴连进之子、巴淡芙露新村村长——戴佛淞家父 • 历经新村成立之过程
2	黄声报	福建	-	1951	71	• 巴淡芙露华小理事会总务 • 巴淡芙露华小家教协会顾问 • 万福庙主席
3	李荣双	客家	广东省汕尾市咸鱼村	1943	79	• 万福庙会务顾问 • 巴淡芙露华文小学名誉顾问 • 曾任巴淡芙露新村村长
4	郑佛贤	客家	-	1947	75	• 任万福庙理事逾40年，目前担任文书一职 • 曾任巴淡芙露华小理事
5	汤发城	客家	广东省汕尾市西坑乡	1937	85	• 历经日剧与英殖民时期之耆老

参考文献

- Berita Harian*, 15 June 1961. Perkhidmatan Pos Kereta Luar Bandar.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01.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2000: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y Local Authority Areas and Mukims*,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 Ho Hui Ling 2016. *Darurat 1948-1960 Keadaan Sosial di Tanah Melayu*,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Universiti Malaya.
- Mohd Razali Bin Ya’cob @ Jusoh 2017. Pasukan Home Guard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Semasa Darurat, 1948-1960, *Jurnal Sejarah*, Vol.18, No.18.
- Ray Nyce 1973. *Chinese New Village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 R.W. KOMER, 1972. *The Malayan Emergency in Retrospect: Organization of A Successful Counterinsurgency Effort*,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 Tan Teng Phee 2019. *Behind Barred Wired,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etaling Jaya: SIRD.
- The Straits Times*, 22 May 1961. Page 17 Advertisements Column 1.
- The Straits Times*, 12 July 1963. Page 15 Advertisements Column 3.
- 彼得·伯克著、袁剑译, 2020, 《作为社会记忆的历史》,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第2期。
- 陈建发, 2021, 《柔佛利民达华人社会之发展与变迁》, 中华研究硕士课程学位论文。
- 2025年学校转型计划(TS25)是教育部致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和优化学校品质的一项努力。网址: <https://jpnmelaka.moe.gov.my/pendidik/program-transformasi-sekolah-2025>, 2022年5月。
- 谷歌地图, 网址: <https://www.google.com/maps/@2.2897644,102.1940323,19z>, 2022年7月20日。
- 谷歌地图, 网址: <https://www.google.com/maps/@2.2889699,102.1932732,453m/data=!3m1!1e3?hl=en-GB>, 2022年10月。
- 何启才, 2016, 《马来西亚左翼运动的发展与影响——以马来亚共产党(1930-1989)为例》, 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 何启才, 2020, 〈从管制到自治: 简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发展与现况〉, 《马来亚大学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 第1期。
- 李文强, 2022, 《巴淡芙露华小校史》(未刊文献), 巴淡芙露华小董事会。
- 李亦园, 1978, 《信仰与文化》, 台北: 巨流。
- 李亦园, 2004, 《宗教与神话》,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林廷辉、宋婉莹, 2002,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修订版),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 廖文辉, 2013, 《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 加影: 新纪元学院。
- 廖文辉、庄国民, 2016, 〈试析马来西亚华巫亲善之事例——以马六甲马接新村为例〉, 《八桂侨刊》, 第2期。
-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调查研究及资讯组, 2009, 《截至2009年1月31日马六甲州华小学生人数统计数据》。
- 马瑛、潘碧丝, 2020, 〈马来西亚史里肯邦安(沙登)客家新村现状调查〉,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第9卷第1期。
- 潘婉明, 2004, 《一个新村, 一种华人? ——重建马来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 黑风洞: 大将出版社。
- 邱克威、蔡慧钊, 2019, 《淙淙巴冬河: 巴冬华人社会发展史》, 巴东: 麻属巴冬永春会馆。
- 丘芷金, 2007, 《我的学校——巴淡芙露华小》(未刊文献), 巴淡芙露华文小学。
- 苏伟妮, 1999, 《马来西亚中文地名手册》,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 王赓武, 1994, 《中国与海外华人》, 台北: 台湾商务。
- 颜清煌, 1991, 《新马华人社会史》,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 Zh9567, Map of Melaka Tengah District, Melaka, Own work, CC BY-SA 4.0, 2020年1月,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85884152>, 2022年11月10日。
- 庄华兴, 2019, 〈冷战时期的民众图书馆〉, 《当代评论》, 网址: <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12/17/1-226/>, 2021年9月。
- 邹雁慧, 2008,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文化景观的变迁: 增江新村之研究》,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硕士论文。

官方档案

- C.A.M No11/1951, *Resettlement Areas*, 1947.
- E.O.M.106/1949, *Registr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Malacca*, 1948.
- NO. (22) E.O.M.81/48, *Preliminary Survey Chinese Primary School*, 1948.
- Nom.Co.14/3/51, R.C.O.M. 02272,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Bertam Ulu Village*, 1951 May.
- 21 in LOM.1010/1951, R.C.O.M. 02272,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Bertam Ulu Village*, 1952 February.
- 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2 July.
- 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July.
- 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2 August.
- 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2 October.
- 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October.
- R.C.O.M. 00052, *Medical Services in New Village*, 1952 October.
- No. (24) in LOM.1010/1951, R.C.O.M.02272,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Bertam Ulu Village*, 1952 November.
- 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2 November.
- LOM.1010/1951, R.C.O.M. 02271, *Acquisition of Land for Bertam Ulu Village*, 1952 November.
- 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November.
- 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2 December.
- C.A.M. No. 32/1951, *Resettlement Areas (New Village)*, 1953 January.
- R.C.O.M 530/1952, *Monthly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New Village New Village of: Bertam Ulu*, 1953 January.
- INF.215/1955, *List of New Villages*, 1955.
- 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5 November.
- 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6 March.
- 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7 June.
- E.O.M 103/1947, *Registration of Chinese School Malacca*, 1957 September.
- E.O.M. Pt.A *Annul Reports, 1958 (Chinese Schools)*, 1958.
- (16) ARS/MJ/91/58, 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8 September.
- C.A.M. No. 32/51/Pt.1, *Resettlement Areas (General)*, 1958 September.
- E.O.M. 00724 Pt.3, *Registration of Chinese School Malacca*, 1964.
- C.A.M. NO.69/1952, *Commit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illage*, 1975 May.
-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5 May.
-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7 January.
- (4)dIm.KB/M4/15,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7 April.
-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7 December.
-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April.

- BUCS.0014/78,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April.
- (41) KB/M/14,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June.
- (9) KB/M/45, C.A.M. NO.70/1951B, *Bertam Ulu Settlement Central – 12 miles from Malacca*, 1978 August.

媒体报道

- 〈巴淡芙露华小宴庆80周年·筹获逾80万建雨盖篮球场〉，《南洋商报》，2017年11月12日。
- 〈巴淡芙露新村·新村学校〉，《星洲日报》，1955年12月23日。
- 〈巴淡芙露村召开筹备会·商建万福庙事宜〉，《星洲日报》，1966年7月14日。
- 〈巴淡芙露学校〉，《星洲日报》，1956年6月25日。
- 〈柏淡芙露万福庙创立80年·大圣首出巡·善信恭迎〉，《中国报》，2019年9月14日。
- 〈丹戎区学联乒乓锦标赛·柏淡芙露小学成大赢家〉，《中国报》，2013年2月6日。
- 〈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为巴淡芙露华小捎来好消息〉，《星洲日报》，2013年1月24日。
- 〈各地华校接受全部津贴〉，《南洋商报》，1957年12月5日。
- 〈公教小学仅11新生·甲华小友族生比华裔多〉，《东方日报》，2017年1月4日。
- 〈华小乐章：处处森林空气清新·巴淡芙露华小校风淳朴〉，《星洲网》，2009年9月19日。
- 〈华裔人口老化外移·郊区华小友族生更多〉，《星洲日报》，2012年12月29日。
- 〈甲巴淡芙露学校选新董事·决接受全部津贴〉，《星洲日报》，1957年12月4日，第12页。
- 〈甲属巴淡芙露黄家沧逝世嗣哲节约助学〉，《南洋商报》，1955年11月1日，第9页。
- 〈甲州巴淡芙露学校庆祝校庆盛况空前〉，《南洋商报》，1957年11月26日。
- 〈甲州民众图书馆羽球锦标赛结果李引卜报效全部银杯〉，《南洋商报》，1958年3月26日。
- 〈甲州首席部长嘉化访问巴淡芙露新村〉，《南洋商报》，1960年2月25日。
- 〈甲州46小记者考获佳绩〉，《中国报》，2014年11月27日。
- 〈甲州UPSR成绩全国第二〉，《星洲网》，2020年9月9日。
- 〈甲州议会·依斯迈：周边地区已发展·没必要收回新村土地〉，《中国报》，2014年6月25日。
- 〈检定考试大有斩获·26小记者成绩优越〉，《中国报》，2016年11月22日。
- 〈科艺部斥36万兴建·交通资讯中心下月启用〉，《中国报》，2016年12月19日。
- 〈联邦华校庆祝儿童节〉，《南洋商报》，1957年6月25日。
- 廖文辉，2013，〈大马华人聚落的形成与模式〉，《东方日报》，2013年11月30日。
- 〈马六甲巴淡芙露·民众图书馆开幕〉，《星洲日报》，1956年11月25日。
- 〈拟定六大建设方向·柏淡芙露新村要蜕变〉，《星洲网》，2019年4月21日。
- 〈市民欢迎多项利民政策·冀准时发放承诺拨款〉，《中国报》，2017年10月28日。
- 〈魏家祥与甲新村村长交流·促多与村民沟通赢民心〉，《南洋商报》，2017年9月21日。
- 〈小记青记·让中国报引以为傲〉，《中国报》，2014年3月23日。
- 〈蚁蛀木屋变危屋·老妇盼获援金重修〉，《星洲网》，2020年9月9日。
- 〈余仁生“一年一校”计划筹获13万·购手提电脑助5微小〉，《星洲网》，2020年11月29日。
- 〈《中国报》引以为荣·49小记者检考获佳绩〉，《中国报》，2017年11月29日。
- 〈《中国报》马六甲小记者·34人考获优异成绩〉，《中国报》，2019年11月25日。